

廿年交谊如昆仲

——苏局仙与沈迈士的翰墨情缘

◆ 苏永祁

在十五雅士联名共创赠给先祖苏局仙先生的“千龄扇”上,著名书画家沈迈士(1891~1986)先生题写的寿字后,署“沈迈士,年八十六”,钤朱文“迈士”名章。他与另一位雅士朱孔阳先生都署86岁,同为十五人中年长者,后来在1986年旬日内又相继仙逝。

沈老名祖德,字迈士,浙江吴兴(湖州)人,从小跟随父母学画,及长获复旦文学硕士,任北京大学讲师。以山水花卉与书法诗词名世,且擅指画。曾与其族叔沈尹默先生举办过书画联展,并有《古代画传记》《沈迈士画集》等出版。沈老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会长长达37年,1979年10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比先祖苏局仙早入馆三个月。

在祖父苏局仙公题名《碎金》的收藏本内珍藏着一页沈老题赠的诗笺,是首五言诗(如图):

棲居永晨夕,风日几阴晴。蕉绿尘心净,葵黄雾眼明。病除仍结习,觉后若为情。水墨相生发,无声诗漫成。

雨窗作画漫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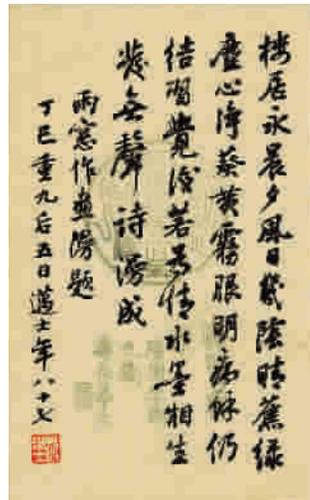
丁巳重九后五日,迈士年八十七。

这首诗通篇抒发老画师毕生醉心中书画艺术的高尚情怀。前两句畅叙长年累月不论晨夕阴晴潜心丹青,乐以蕉绿葵黄绚丽五彩追求净尘明眼的崇高心境。后两句近经请教张大卫画师,蒙其赐示,以为“病除仍结习,觉后若为情”前后相互对应,绝妙地表达了沈老病后稍有痊愈,酷爱书画的情结又使手

“痒”了起来,所以随即泼墨生辉。所谓“无声诗”即画也,明人姜绍书著《无声诗史》即《画史》也。

这里要说一下,沈老诗中署丁巳年87岁,为何扇上署86岁呢!原来,“千龄扇”按姚养怡、唐鍊百先生写在扇上的说明,实是成于“丁巳新春”,故其求字有个过程,大多当在丁巳(1977)新春之前,况沈老题字是在第三位,应是1976年所书。由此可知,实际上沈老比朱孔阳先生年长一岁,当是十五雅士中最高龄者。

对沈老这样的名士能慨然题字赠诗,祖父自然引为知己,从此结下



了翰墨情缘。1982年8月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举办“苏局仙百岁书画展”,祖父受到汪道涵市长等领

导的会见,沪上著名书画家一起参加,并合影留念,祖父与沈老分坐汪市长两侧。祖父曾撰《赠沈迈士》联,叙与沈老的友谊:“耆宿老风流不仅多才兼多福;因缘结翰墨既是为友又为师。”又有七绝《寄沈迈士》:“吟诗作画老风流,忘却年华早白头。满腹嬉憨童子气,不知世上有诸侯。”惜我不悉如今是否还有祖父回赠沈老的手迹存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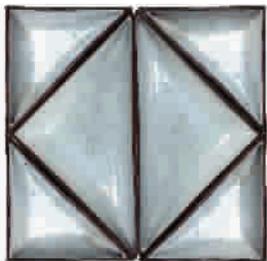
沈老1986年病故后,祖父闻讯撰《挽沈迈士》挽联两副表示沉痛哀悼。其一:“噩耗初自广播来,天不愆遗,失此名流为国惜;交谊应向从头溯,气同臭味,难再握手倍心伤。”其二:“一生志趣在丹青,生也为画,卒也为画,名寄湖山重不朽;廿年交谊如昆仲,昔是心欵,今是心伤,泪仰肝肠痛横挥。”祖父在挽朱孔阳的联句中所述“旬日内连失两画师”就是指沈、朱两老。

感恩的紫砂攒盘

◆ 蔡一宁



▲ 攒盘小对



▶ 拟六拼攒盘

数年前的一个教师节前夕,我在泰康路一小店觅得两只等腰三角形的紫砂攒盘(见图左),一大(边长15.5cm、底边长22cm)一小(边长11cm、底边长15.5cm),盘高(含圈足)均为4cm,器物色泽紫红,造型素洁,盘内侧均敷白釉,白釉呈鱼子细纹,属低温二次烧成。盘外壁均刻有“公展老师惠存”和“受业蒋仁敬赠”的行楷字样,字体端庄,镌刻有力。

“公展老师”应为谢公展(1885—1940),是我国近代优秀书画家和教育家,江苏丹徒人(今镇江),久寓上海,曾任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暨南大学国画科等教授。1929年与郑午昌、贺天健等在上海组织蜜蜂画社。1931年,与叶恭绰、黄宾虹等共谋国画界之联合,在艺术界颇有影响。他创作题材广泛,传统绘画元素把握精到,工花鸟虫鱼,尤擅画菊,人称“谢家菊”,其书法技艺在近

现代书画家中也堪称一流。

“蒋仁”(1908—1983)应为江苏宜兴人,别名乐山,是我国著名油画家,中国美协会员,擅长油画。1927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同年10月,改称南京大学。1951年其艺术系绘画、音乐两组分别改称美术系、音乐系)。他曾留学比利时和法国美术学院,历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西画科主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兼系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谢公展与蒋仁应交集、相识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当时,我国著名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在丹阳创办了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大力倡导女子职业教育。1924年,吕先生在正则学校里组织并创办的金石书画研究社——“穷社”(“穷”字取“人生一切活动,做人也好,治学也好,都要穷尽其理”之意)。谢公展当时为学校的美

术教员兼成绩部审查员,而蒋仁等正是“穷社”的会员和学生。师生关系从此萌生,师生情谊由此倍增。

作为学生后辈,感恩师长和敬重长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定制紫砂器物相赠则不多见。刻有师生名字的紫砂器记录着师生情谊和教学相

长的特殊历程。当师长一家逢年过节端出成套的紫砂攒盘,放上糖果、干点时,一定会回忆起同甘共苦的校园生涯、温馨的文人雅集和难忘的教书育人情。所以,这个特殊的器物所承载的人文内涵、感恩情怀远非赠金送银等功利性物质所能比拟。

所谓攒盘,一般是指日用成套组合的餐具。它以分制成数件的盘,相攒组合成为一个整体,故名攒盘。据说攒盘始于明朝,兴于清代,康熙年间尤盛。攒盘每个单体相互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有的由六至九个不等的小盘拼合。整盘一般以圆形居多。而此盘的特殊之处在于能使二大四小或三大六小的攒盘整体组合成一个大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如图示)攒盘。

遗憾的是,缺失的另外四个或七个盘子不知如今是否还安在?谢老师和蒋同学的后辈之间是否还有往来?由此请教于前辈。我想,这段难忘的师生文坛佳话是否还能再续?

吴昌硕与穆溥初

◆ 袁慧敏

今年是西泠印社成立110周年,也是吴昌硕(1844—1927)被公推为首任社长100周年,而明年则是吴昌硕诞生170周年。

吴昌硕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大师,也是篆刻从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主要传承者,对近代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吴昌硕诗、书、画、印的全面成就,超越了自明清以来所有前贤,成为中国近代篆刻史上的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吴昌硕篆刻刀法的当代意义是深远的,他不仅仅在于突破了明清以来的篆刻刀法程式,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突破了明清以来的篆刻刀法的一元审美的观念,开启了当代篆刻刀法多元审美的新观念。在今年朵云轩秋拍中露面的吴昌硕刻穆溥初自用印(对章)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吴昌硕的篆刻初学浙派,继法邓石如、吴让之,又印外求印,取石鼓文、封泥、砖瓦之特点,融会贯通,别开生面。其在大量的篆刻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将吴让之的冲刀法与钱松切中带削的刀法,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把冲刀的猛利、挺劲、爽快与披削法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将笔意和刀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当时的许多名人,都以拥有吴昌硕刻印为豪,把吴印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就像这对穆溥初自用印。

被誉为民国“四大棉纱大王”之一的穆溥初(1876—1943),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喜集印,特别是其用他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成功地筹集到8000元,为昆剧传习所提供了启动资金,并有戏曲论著《昆曲演出史稿》《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等。此对章为老坑高山质



地,包浆旧气,印文为“穆湘明印”(白文)、“溥初”(朱文),边款分别为“溥初先生属刻,戊午九月,安吉吴昌硕”和“缶道人”,戊午即1918年,吴昌硕时年七十五岁。赏此对章,章法虚实相生,用刀不激不厉,白文浑朴高古,朱文斑驳苍茫,尽显金石意趣,是缶翁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七八十岁更恣肆烂漫、独步一时”之际的真实写照。

印章上的事,印以人传,人以印传的例子很多。名家为名人篆刻,双美合一,使得吴昌硕刻穆溥初自用印(对章),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一目了然,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联动艺术版权产业 支持民族品牌发展 用行动说话 张桂铭首款艺术腕表面世

他是一个苛求完美的艺术家,坚持画好每一幅画;他也是一个勇于创新的践行者,尝试用艺术授权的方式惠泽钟爱他作品的人。在时下艺术圈普遍追名逐利、量产求速的现实下,张桂铭却能坚持自我,严苛专注于作品的每一个细节。

张桂铭出生于浙江绍兴,曾创作过《画家齐白石》、《天地悠悠》、《荷满塘》等优秀作品,是“新海派”绘画的领军人物。近年来,随着艺术市场的升温,其作品备受追捧,但因苛求完美其作品数量极为有限,为满足艺术爱好者的需求,创新俱进探索艺术授权开发艺术衍生品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在国外,以艺术家作品授权为核心的艺术版权产业已形成了运作成熟的商业模式,

其带动产业发展的力度明显。2012年伊始,张桂铭与国内首个艺术版权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上海艺术版权开发中心达成共识,将其力作悉数授权探索艺术版权的规范化运作,并与国内首个艺术衍生品品牌Arteasy深度合作,倾心投入艺术衍生品的研发。

据悉,张桂铭系列艺术衍生品已在陆续上市,其中将于近日正式公开发售的国内首款“上海·翔”艺术腕表最受张桂铭重视,他对上海民族品牌感情深厚,该腕表以其作品《翔》为原型创意设计,携手“上海牌”酝酿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翔》是张桂铭艺术生涯的重要代表作,曾在中华艺术馆等地多次展出,颇受艺术爱好者的喜爱,腕表的面世足见张桂铭支持民族品牌、回馈粉丝的良苦用心。

孔雀归巢

◆ 原野(上海)

瘿木,“树瘤也、树根”,亦称影木,泛指所有长结疤的树木。因质地不同,剖开后,会呈现各种花纹,如葡萄纹、山水纹、芝麻纹、虎皮纹、兔面纹等。其特殊的纹理,历来受到人们所喜爱。瘿木因材质不同,可分为楠木瘿、桦木瘿、花梨木瘿、榆木瘿等,其中以花梨木瘿及纹路似画者为上品。花梨木本身含有杀菌油脂,故很难产生病态,所以花梨木瘿可谓比较贵重。

我有一件《孔雀归巢》花梨木,高40厘米、长38厘米、宽28厘米,呈球形状,为著名根艺大师孙新先生所作。作品的主题展示了一对生死相爱的孔雀,毅然回到了自己成长的故土归巢。

孙新凭借树根造艺数十

年的经验,依据根料的原状,借其形态、纹理、节疤、凸凹、曲线、窟窿等天然姿态,进行虚实结合的大胆设想,充分利用大自然所赐的瘿木特有的痕迹,展现其天然特点与神韵。大师巧妙地在树瘤的两根枝杈上,顺势修雕了一对含情脉脉、相向而视的孔雀,冠羽、嘴、眼睛和头部的羽毛雕得惟妙惟肖。除了头部,其它部位没有动过一刀。该作品特征:精在动刀简炼、流畅、准确;追求有形、有神、有情、有趣;重在纯净、粗犷、朴素、野趣。作品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充分展现了大师取自然之势,溢自然之趣,化自然为神奇,丰富历练和精湛技艺。

孔雀被视为百鸟之王,



是最美丽的飞禽,是吉祥、善良、美丽、华贵的象征。孔雀归巢寓意深刻,“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教育我们要重视自然生态、重视环境的保护;同样的道理,告诉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筑巢引凤”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让更好更多的能人贤士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事业竭诚服务!